

《劉殿爵著作中譯集》前言

鄧仕樑

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

劉殿爵教授1978年來港就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講座教授，迄今二十五年。其間劉教授在中文大學多所建樹，如多年來任研究院中文學部主任，創設中國文化博士學位課程，也曾一度任文學院院長。劉教授於1989年自講座教授之職退休，而仍任本系榮休教授，更一直任本校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主任。

劉教授幼承家學。父叔輩是有名詩人詞客，在文壇享有盛譽。四十年代初，畢業於香港大學。於中西典籍學術，涵泳貫通，體會遂深。戰後負笈蘇格蘭，習西方哲學。學成後在倫敦大學任教近三十年。1965年任當時新設的中國哲學教授之職，1970年任中文講座教授。

在倫大教學多年，劉教授潛心研究中國思想及典籍，並從事翻譯工作，建立了享譽國際的地位。七十年代初，獲香港中文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。

他在1963年出版《道德經》英譯。老子《道德經》是中國思想史上重要典籍，英譯本不下三十種之多。劉教授的譯本初由企鵝叢書出版，迅即備受推崇，影響於西方漢學界以至思想界殊深。其後陸續出版的《孟子》、《論語》譯本，都是中國典籍英譯典範之作。

這些譯作的成功，有兩個不可忽視的因素。第一是劉教授的英文造詣，使中國經典通過譯筆，轉而成為西方經典，廣為西方學者及讀書人所接受。有學者指出劉教授受了牛津日常語言學派哲學家 Gilbert Ryle (1900-76) 的影響，力求使用精確的語言，表達清晰的觀念。Ryle 個人風格精練澄澈。劉教授的譯筆，正是秋水文章不染塵，自然成為西方讀者認識中國哲學經典的基礎。第二是他對中國典籍的獨到了解，植根於深厚的學養。中國學者鑽研經典，有長遠歷史。歷代註釋，各有成就，但為現代人提出合理的解讀，必須有開明而精密的頭腦，而且要對本文的語言有徹底了解。清代乾嘉學者為了解讀經典史籍，發展了一套訓詁考證之學，是傳統語言研究的空前成就。劉教授於乾嘉學

術，夙有根柢，於二王父子之學，尤所究心，加上深受西方現代學術訓練，不囿於一家一派之見，持之有故，言必有據，其經典研究的創獲，可說超越了乾嘉學者。他譯筆之平易流暢，其實是下過大量功夫，潛研有得的成果。例如「復言」、「持盈」、「在宥」等詞語和觀念的深入分析，劉教授都有專文論述。又如《論語·微子》篇「隱居放言，身中清，廢中權」幾句，解讀原文，牽涉了訓詁、語法、校勘、避諱、上下文語境各方面考慮，更需引用不少《論語》以外的文獻互證，包括《淮南子》、《後漢書》、《國語》、《管子》等。劉教授有專文探討這幾句話，撰成〈「隱居放言，身中清，廢中權」釋〉專文。（載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》第十九期）可見一字、一句、一義的判斷，往往潛藏了博大的學養和敏銳的識見。劉教授在這方面最有獨特心得的方法是通過相關文獻的排比對讀，突顯問題之所在，結合語法、語義、語境、校勘、避諱字和假借字種種考慮，從而解決問題。例如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中「項羽為天下宰」一節，載陳餘遊說齊王田榮之言，根據中華書局標點本，原文如下：

項羽為天下宰，不平。今盡王故王於醜地，而王其群臣諸將善地，逐其故主趙王，乃北居代，餘以為不可。（頁321）

由於項羽從來沒有事奉趙王，前人對「逐其故主趙王，乃北居代」不能理解，或以為「其」字當衍，卻沒有充分理據，而從語法上考慮，細察原文，「居」字必然有主語。劉教授判斷「趙王」應該是「居」的主語，標誌著一個新句的開端。把〈項羽本紀〉本文跟《史記·張耳陳餘列傳》一節對讀，可以看清楚問題。〈張耳陳餘列傳〉之文如下：

項羽為天下宰，不平。盡王諸將善地，徙故王王惡地。今趙王乃居代。（頁2581）

文中的「今」字標示了一句之發端，足以證實劉教授的看法不誤。又根據同書《淮陰侯列傳》相關的一節話，知「其」字指涉的是「諸侯」。如此解讀，完全符合《史記》所載的事實。可見一節文字的理解，其實牽涉了許多考慮。通過對讀的方法，解決問題非常有說服力。

自1978年劉教授服務中文大學以來，中文系師生，即使未親蒙沾溉，大部分都受他的學問修養，尤其是治學態度的啟發。這二十五年，不但是一位學者在學術上最成熟的時期，也是最善於啟導後學的階段。對於中文系同人，這是尤其值得珍惜的。

劉教授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，早經奠定。深入了解他的治學方法，當然得細讀其論著，而他在倫大時期發表的著作，大部分用英文撰寫，對於不習慣參考英文論著的學者，較為不便。中文大學中文系同人早有意把這些論文編為一集，翻譯為漢語，供學者

參考。這不但在學術交流推廣有其意義，更可藉以表示同人對劉教授學術成就的敬意。論文涉及的範圍廣闊，除了上述有關經典文本語言的研究，也有關於中國思想源流，中西思想比較，翻譯中國經典問題討論等篇章，配合劉教授的幾本專著，可以較全面看到他在學術上致力的方向。

2002年6月，我們組織了「劉殿爵教授英文論著中譯論文集編輯委員會」，著手選定論文篇目，然後邀請海內外學者及從遊諸子從事翻譯工作。論文篇目，業經劉教授斟酌。所邀譯者，除極少數因工作繁重未能參與外，都欣然接受邀約，而且大都依時交件。譯稿由執行編輯校閱，有疑問之處則請劉教授為之酌定。近二十位譯者，學術背景不同，譯筆各有風格，恐怕未必能體現劉教授行文之嚴謹精約。有些地方於原文文意有所增益，也無非為了說明更清晰，更便於讀者。劉教授和編委會都認為譯者的取向可以較有彈性，不必求其一致。中文英文到底是不同的語言，譯文能夠使劉教授的學術影響更為深遠，就達到了基本目的。

這本譯文集成書，正好作為劉教授在中文大學服務二十五周年的紀念。過去四分之一世紀，劉教授研究教學不輟，正是學不厭而教不倦的典範。學術方面，他繼續鑽研經典，對於《爾雅》一書，尤有許多發前人所未發的見解，短期內可以出版專著。至於領導編纂先秦至南北朝存世文獻電子檢索，輸入電腦之先，原文俱經細加審校，學者得以放心使用，也是嘉惠學林的盛事。在教學上，九十年代後劉教授很少在講壇正式授課，但循循善誘，即之也溫的精神，啟導了不少學者。老子所謂行不言之教，接近劉教授的人應該都深有體會。

2003年是香港中文大學建校四十周年。四十年來，同仁親見我系不少學者的成長，同時見證了大學的成長。譯文集出版的另一意義，是表達中文系和吳多泰語文研究中心同人對大學祝賀的心意。孔子說：四十而不惑。不惑，劉教授的譯文是 *never in two minds*。這是針對大是大非而言的。對於做學問，劉教授倒是教我們處處提出疑問。能夠啟疑發問，則為學之道，思過半矣。深盼此書的讀者，都能分享探討學問的喜悅，從而確立更加堅定的治學方向。

我們特別感謝周策縱教授為本書作序。周教授是蜚聲學際的前輩學者，曾多次來訪本系，較長期的兩次分別為一學年任客座教授，一學期任傑出訪問教授，本系多蒙啟導，我個人受教尤多。周教授和我們既有久遠淵源，更與劉教授論交四十年，對劉教授的學問為人，深相愛重，誠懇真摯之言，有助於進一步認識劉教授，是本書讀者所樂見的。

2003年4月於中文大學